

关于设制网络上的蒙文拉丁字母的原则和对策

贾木查

(新疆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文章以计算机网络教育的高效率为依据, 阐明了在新疆蒙古族学校教育、学术研究等领域使用网络上蒙文拉丁转写字母的必要性和可行的原则、方法、对策以及相应的书写规则。

关键词: 网络教育; 学术交流; 蒙文拉丁转写字母; 书写规则; 托忒文字; 胡都木文字

中国分类号: H5

文献标识: A

21 世纪伊始, 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通过计算机网络学习语言, 进行学术交流和沟通信息等方面的必要性。信息社会的特点是快速度、高效率。形象地说, 在当今社会中“过去是大鱼吃小鱼, 现在是快鱼吃慢鱼”。根据信息教学资料记载: 通过计算机网络教育, 可以减少 40% 的时间和 30% 的费用, 而多得 30% 的知识。我国不少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都在通过多种智能的计算机网络进行双语教学、远程教育和科学研究。而新疆蒙古族使用的两种老蒙文(即托忒文字和胡都木文字)都不能适应网络上的应用。网络化离不开语言文字,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 语言文字是要领先的科学。如果我们的语言文字不能适应网络的发展, 那么, 我们的文化教育事业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 更谈不上与国内外先进文化教育同步。

2001 年 1 月 2 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召集有关专家学者, 就维吾尔文在计算机上使用拉丁文字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与会的学者们取得共识: “维文必须现代化, 跟上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1]。我见到新疆大学方面提出的维文拉丁字母方案后很受启发, 并认为, 在计算机网络上使用维文拉丁字, 是实现我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现代化的良好开端。所以, 它对新疆蒙古文网络信息的处理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现在, 新疆蒙古族学校教育界和语言文字界跟其他兄弟民族一样通过网络需要做的事情很多。笔者根据部分蒙古族领导同志和学者的建议, 曾经写了《关于蒙古语新文字方案的初步设想》一文^[2]。现在, 人们迫切需要能够在网络上使用的蒙文拉丁字母。下面, 笔者简述自己设制网上用的蒙文拉丁字母的原则、方法和对策。

一、设制网上用的蒙文拉丁字母的原则

创制蒙古语新拉丁文字也好, 设制网络上用的蒙文拉丁转写字母也好, 都要在《汉语拼音方案》基础上搞, 这是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界必须要遵循的大原则。因此, 笔者在《汉语拼音方案》基础上设制了网络上用的蒙文拉丁转写字母, 在设制该文字时又坚持“两个便于”的原则。按笔者的方案, 可以直接利用现有的计算机键位建立蒙文拉丁字母系统和拼写方法。

第一、所设制的蒙文拉丁字母要便于蒙古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学习母语、汉语、英语。因此，在设制蒙文拉丁字母时，对每一个蒙文字母尽可能选用了与《汉语拼音方案》中的拉

蒙文拉丁字母	汉语拼音字母	名称	蒙文拉丁字母	汉语拼音字母	名称	蒙文拉丁字母	汉语拼音字母	名称
Aa	Aa	a	Mm	Mm	em	Yy	Yy	Ya(ja)
Bb	Bb	be	Nn	Nn	ne	Zz	Zz	Ze(dze)
Cc	Cc	ce(tse)	Oo	Oo	o	从 26 个拉丁字母中派生出的 9 个字符如下：		
Dd	Dd	de	Pp	Pp	pe	Òò*		(ö)
Ee	Ee	e	Qq	Qq	qiu(chu)	Ùù*	相当 于 ü	Y(ü)
Ff	Ff	ef	Rr	Re*	ar	ZH zh	ZH zh	Zhi
Gg*	Gg	ge	Ss	Ss	es	CH ch	CH ch	Chi
Hh*	Hh	ha(xa)	Tt	Tt	te	SH sh	SH sh	Shi
li	li	i	Uu	Uu	u(wu)	LH lh	Lha	
Jj	Jj	je	Vv	Vv	ve	KH kh	Kha	
Kk	Kk	ke	Ww	Ww	wa	GH gh	Gha	
Ll	Ll	el	Xx	Xx	xi	NG ng	NG ng	Eng

丁字母的字形和读音相同或接近(相似)的拉丁字母。其字形和读音对应如下：

由于表格中的 35 个蒙文拉丁字母在计算机键盘上都能找到各自的键位(包括 6 个双键位字)，所以，该方案在网络上完全能应用。上述 35 个拉丁字母也能和托忒蒙文字母对应。

第二，所设制的蒙文拉丁转写字母要便于蒙古族学校教育信息化和干部知识分子查阅有关汉英词典等工具书。笔者采用国际通用方法安排了所有字母的顺序。具体地讲，35 个蒙文拉丁转写字母的顺序，没有按老蒙文的字母顺序排列，而按汉语拼音字母(即拉丁字母)顺序排列。在拉丁字母中没有的蒙语两个元音字母“ò ù”、一个辅音字母“ng”和借词辅音字母 zh、ch、sh、lh、kh、gh，都被排列在 26 个拉丁字母之后。例如：Aa、Bb、Cc、Dd、Ee、Ff、Gg*、Hh*、li、Jj、Kk、Ll、Mm、Nn、Oo、Pp、Qq、Rr、Ss、Tt、Uu、Vv、Ww、Xx、Yy、Zz、ng。9 个字符：ZH zh、CH ch、SH sh、LH lh、KH kh、GH gh 等 35 个字，其手写体与拉丁字母相同。

说明：A. 有些学者主张，将《汉语拼音方案》中的 q、x 读做 kh、h(ha)。这种主张不妥，首先会给我区各少数民族学校的双语教学和学术交流带来不必要的费解或麻烦。其次，蒙文“chi”字是舌面前吐气塞擦音，相当于汉语的 qi(其)字；蒙文“shi”字是舌面前擦音，相当于汉语的 xi(西)字，而汉语中的舌尖后音“sh”在蒙语中没有，连标记 sh 字的老蒙文字符也没有，所以 sh 的读音与蒙古文的 shi 字对应不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创制的维文

新文字方案中的 q、h、x、sh 字母的读音与《汉语拼音方案》中的 q、h、x、sh 字母相同。当时，有关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们也是遵循了对每一个维文新字母尽可能选用其字形和读音与汉语拼音字母相似或接近的拉丁字母的原则。笔者也遵循了上述原则，并从我国语言环境出发，设制了网络上用的蒙文拉丁字母。

B. 为了书写方便和词句体式的美观，在 o、u 上只加了“ `”点，代替蒙古语第 6 个元音和第七个元音字母。又为了拼写的简便，ò、ù 的任何一个字在蒙语词首、词中、词尾出现时，词首或词中的第一个音节的ò或ù、e 以后的长短元音ò(或òò)、ù(或ùù)上的斜点，可以省略。例如：òbson(草)，按元音和谐律认读为“òbsòn”；kòxuun 或 hòxuun(僵硬)，认读为 kòxùùn 或 hòxùùn；ùuden(门)，认读为ùùden；òndor(高)，认读为òndòr；yòrool(祝词)，认读为 yòròòl；òruun(早晨)，认读为òrùùn；sòrgoldoh(对抗)，认读为 sòrgòldòh；eruul(健康)，认读为 erùùl；iqùur(羞耻)，认读为 iqùùr 等。

C. KH kh(舌后面塞音)，GH gh(舌后不送气浊音)，LH lh(藏语的舌尖送气边音)，主要用于维吾尔、哈萨克和乌孜别克、藏族等民族人名、地名的书写。例如：Khadir(卡迪尔)，Khasumjan(哈斯木江)，Khara Khurum(卡拉昆仑山)，Ghani(艾尼)，Ghapar(嘎帕尔)、Lhasa(拉萨)、Lhamu(拉姆)等。

二、设制蒙文拉丁转写字母的方法和对策

过去，国内外学者在创制拉丁新文字时，为了使新文字一音一字，对 ts、sh、ò、ù、kh 等字母就采用了戴小帽子，穿小鞋和系腰带的方法。这种字母，虽然人们认读方便，但写起来不太顺手。现在，这种字母也不适应网络上的应用。在信息化时代，多设制一个字符，其利少弊多。所以，笔者设制了能用于现成的键盘键位的单键位蒙文拉丁字母和部分双键位蒙文拉丁字母。其中的 Gg、Hh 辅音有双音；ò、ù 元音完全可以借助 UniCode(国际代码标准)软件显形。例如：

除用于书写外来语名词的 zh、ch、sh、f、v、w、lh、kh、gh 这个 9 个辅音字母外，a、e、i、o、u、ò、ù 这 7 个元音和 b、c、d、g、h、j、k、l、m、n、p、q、r、s、t、x、y、z 等 18 个辅音字母，都要按蒙古语音认读之。其中的 g、h、c、r、z 字母有两种读音。即当用它书写蒙语名词时，就要按蒙古语音认读之；当用它书写外来语名词时，就要按外来语音认读之。尤其是蒙语中的“ga、go、gu”(即 gha gho ghu)的发音与汉语和俄语等外语不同。在两种老蒙文中，阳性“ga、go、gu”和阴性“ge、gò、gù”的字形是不同的。笔者在设制蒙文拉丁字母时，参照国内外蒙文拉丁转写方法采取了 g、h、c 等个别字母能代两个音的对策。例如：

1. gar(手，读做 ghaar)，gol(河，中心，读做 ghool)，gurban(三个，读做 ghuurban)，ger(房子，读做 ger)；gangbi(钢笔，按汉语拼音读之)，Gorki(俄罗斯人名，按俄罗斯语音读之)等。总之，除外来语名词外，在蒙古语中出现的 ga、go、gu、ge、gi、gò、gù 都要按蒙古语音读之。

2. hara(黑色，读做 xar)，horon(毒，毒性，读做 xoron)，hur(雨，读做 xur)；kerem(墙，读做 xerem)，kinagqi(审核人，读做 xinagchi)，kòronggo(财产，读做 xòronggo)，hùsel(希望，愿望，读做 kùsel)，Hristos xajin(基督教，读做 heristos)，Tehran(德黑兰，读做 Tehran)，Hebei(河北，按汉语拼音读之)等等。总之，除外来语名词外，在蒙古语中出现的 ha、ho、hu、ke(或 he)，ki、kò、kò(或 hù)都要按蒙古语音读之。

3. cagaan(白，读做 tsagaan)，cokihu(打，读做 cokih)，cereg(士兵，军人，读做 chereg 或 tsereg)；Canada(加拿大，读做 Kanada)，Colombo(科伦坡，读做 Kolombo)；Canmuzhang(参谋长，按汉语拼音读之)。总之，除外来语名词外，在蒙语中出现的

ca, co, cu, ce, cò, cù都要按蒙语音读之。

4. 蒙语中的“r”音和汉语中的“r”音的读音不同。在蒙语中的“r”是舌尖颤音，相当于俄语中的“р”音。而在汉语中的“r”是舌尖后卷舌闪音，相当于俄语的“ж”音。例如：arad(人民，读做ard)，sara(月亮，读做sar)，torgon(绸子，读做torghon)，gazar(土地，读做ghazr)；RENMIN RIBAO(人民日报，要按汉语拼音认读之)。

5. 蒙语中的“z”和藏语中的“z”的读音也不同。“z”音在新疆卫拉特蒙古方言和书面语中是基本辅音，而在内蒙古的书面语中是借词辅音。卫拉特蒙语的“z”是舌尖浊擦音，近似于汉语的“z”音。而藏语的“z”是舌尖前破裂摩擦音。在蒙语中来自藏语的名词也不少。托忒文字和胡都木文字都有标记藏语“z”音的专门符号。在网络上的蒙文拉丁字母中，我们用变通法(即一字两音的办法)书写带“z”音的蒙语名词和带“z”音的藏语借词。例如：zam(路，道路，读做dzam)，zemes(水果，读做dzemes)；zandan(檀香，梵语或藏语名词，读做dzandan)；Zambutib(赡部洲，佛教名词，读做dzambutib)，zati(肉豆蔻，藏药材名词，读做dzati)等。上述蒙语名词，按蒙语习惯读之；藏语名词按藏语习惯读之。

三、拼写规则

确定网络上用的蒙文拉丁转写字母后，必须要制定相应的拼写规则。网络上用的蒙文拉丁字母，顾名思义，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蒙古语拉丁新文字。但是“也要考虑该字符将来向全社会推广时的可行性，避免留下后患。”^[3]因此，笔者从用户的学用方便出发，并参照托忒文字正字法，制定了几条书写规则。例如：

(一) 元音和谐律：a, o, u 为阳性元音；e, ò, ù为阴性元音；i 为中心元音。蒙古语阳性元音字母和阴性元音字母不能混用在一个单词中。但中性元音“i”可以和阳性元音或阴性元音合用于一个词中。网络上的蒙语名词，都要按这个规则书写。例如：olon(大家，众多)，noyon(官员)，orolcohu 或 orolcoh(参加，参予)，erdem(学问)，erqim(干劲)，bari(抓住)，eremxil(希望)等。但是蒙族人名、地名和外来语名词的书写不受上述元音和谐律的制约。例如：Gereljab、telefon、Nurbekli(努尔白克力)等等。

(二) 蒙古语长元音的发音方法及其书写规则

蒙古语口语和书面语都有长元音。比短元音(即基本元音)发音较长的元音叫做长元音。该蒙文拉丁文字的长元音由相同的双字结合为一个音节。其发音方法同短元音一样。例如：AA(Aa aa)，OO(Oo oo)，UU(Uu uu)，II(li ii)，EE(Ee ee)，ÒO(òò)，ÙU(ùù)。例如：Aabu 或 aabu(a:b — 父亲)，Oono 或 oono(o:n — 公黄羊)，Uula 或 uula(u:l — 山)；Eeji 或 eeji(e:j — 母亲)，Xiidburi(xi:dber — 决定)，eimu teimu(i:m ti:m — 这样，那样)，Kiiten(ki:tn — 寒冷)，qòloon(chòlo:n — 闲暇)，ùzuur(ùdzù:r — 尖头)等等。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拼写单词或名词时不能混淆长元音和短元音，否则都会改变词义。例如：将 eem(肩膀)写成 em(药)的话，其词义就不同了。有时，蒙语长元音和短元音有区分词义的作用。

(三) 蒙古语复合元音的发音方法及其书写规则

蒙古语复合元音由不同的两个单元音连起来发音而构成，例如：AI ai、OI oi、UI ui、EI ei、UI ùi 等。发音方法都是由园唇元音转到展唇元音，构成复合元音。但是读音不能延长。例如：

AIL, ail(村户), aildah(预言), aimtugai(胆怯的), nohoi(狗), oiro(近), oroi(晚上), duguilang(小组), badaranggui(兴旺的), kòjìnggùi(发展的), ùiles(事业)等。

上述长元音和复合元音和谐律的规律性写法如下：

在词首有下来 元音	其后需要接加的元音			例词
	需要接加的短元音	需要接加的长元音	需要接加的复合元音	
a aa ai u uu ui	A(zarimdaa i)	aa uu	ai ui	arban,ataan,aduun, amidaral,arhai,darmui
o oo oi	O(zarimdaa i)	oo uu	oi	orxil,odoo,oono,toiron, sonin,oroi,montoihu
e ee ei ù ùu ùi	E(zarimdaa i)	ee ùu ii	ei ùi	emeel,erүүл,nertei,ùren, ùidel,ùildmui
i ii	a e i	ee ii	ei ùi	ireggqi,irtei,xiidekù irziikù,itegeltei,iiji
ò òo	Ò(zarimdaa i)	òo ùu	ei ùi	òmno,tòlbor,tòljiku,kòdoo, tòrol,tòsootei

(四) 蒙古语基本词汇的书写规则

网络上的蒙古语基本词汇和外来语名词，要按下面 3 个原则书写。

1. **语音学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用蒙语拉丁字母能准确地拼写托忒蒙文书面语的绝大多数基本词汇。这种拼写法叫做语音学原则。例如：hari(回家，异)、harigsan kùmun(回去的人)、emgen(老太婆)、òbogon(老汉)、tòrgosen òdor(生日)、gargagsan eke 或 ehe(生母)、gaza reeji(接生员)等等。

2. **形态学原则**：这个原则主要是要求人们区分同音异义词。例如：eme(女性)与 em(药)这两个词是同音异义词。所以，在托忒文字中书写的 em 之最后的元音 e，有区分词义的作用。ere eme(男女)，gadar(被面，外表)与 gadara(藏语借词 — 洗脸盆)。这些词尾的 e、a 是听不出来的模糊元音，但也有区分词义的功能。

3. **传统学原则**：这个原则要求我们按久用成习的习惯写法书写蒙古语小部分名词。例如：yabuhu(jobh — 走), surguuli(surguul — 学校), ùiles(ùuls — 事业), bars(在口语里说 bar — 老虎)等。

在书写借词和外来语人名、地名时，要按“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的原则拼写。例如：

1. **约定俗成的原则**：Beejin 或 Beejing(Beijing — 北京), Parji(Paris — 巴黎),

mayuuz(马褥子 — 马鞍上的褥子), loobong(luobo — 萝卜), zimai(zhima — 芝麻), seezi(shai zi — 筛子)等。

2. 名从主人的原则: Mao Zedong(毛泽东), Deng Xiaoping(邓小平), Jiang Zemin(江泽民), Hu Jintao (胡锦涛), Tohtihan bùwei(托乎提汗·布维), Zetkin Klara(外国人名), Plato(外国人名), Wilhelm(外国人名), Britain(外国地名), Odessa(外国地名), Franc(法国), Canada(加拿大)抄, Gwiana(圭亚那)等。

此外, 有关蒙古语语法名词变格, 动词使役态后缀, 名词复数变格等的附加成分及其后缀的书写法和托忒蒙文的书写规则基本相同。(参见《卫拉特研究》2002 年第一期 P. 20-25) 网络上用的蒙语拉丁转写的标点符号, 跟托忒文字和《汉语拼音方案》中的标点符号相同。

参考文献

- [1] 周殿生. 吐尔根. 依布拉音. 互联网上的维吾尔文拉丁字符问题[J]. 民族语文, 2002, (2): 49-51.
- [2] 贾木查. 关于蒙古语新文字方案的初步设想[J]. 新疆大学学报, 2001, (3): 122.
- [3] 周殿生. 吐尔根. 依布拉音. 互联网上的维吾尔文拉丁字符问题[J]. 民族语文, 2002, (2): 51.

Rules and Methods for Transcribing Mongolian into the Latin Alphabet for use on the Internet

T.Jamcha

(Northwest Minorities Research Center of Xinjiang University and Lanzhou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the necessity and the capacity to use the rules, methods and writing regulations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to transcribe Mongolian into the Latin alphabet in order to use the efficiency of computer education and the Internet in the fields of Xinjiang Mongolian higher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 computer education, academic research, transcription from Mongolian into the Latin alphabet, writing regulations, Todo characters, Hudmu characters.

“收稿日期”: 2003-11-23;

作者简介：贾木查（1933-），男（蒙古族），新疆乌苏人，新疆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